

HEDUN
何亮
✧ 著

核盾

核盾卫士的凄美生死恋
家国命运的雄浑交响曲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核 盾

何亮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核盾/何亮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033-2457-4

I. ①核…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2113 号

书 名:核 盾

作 者:何 亮

责任编辑:张 鹰

封面设计:曹 来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mail:jfjch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A5

字 数:243 千字

印 张:9.75

印 数:1-7000 册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457-4

定 价:23.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004
第二章	044
第三章	082
第四章	108
第五章	143
第六章	156
第七章	182
第八章	198
第九章	212
第十章	237
第十一章	270
第十二章	290
尾 声	301

楔 子

那年春节我路经北京，去给秦家瑞司令员拜年。老首长对我说：吴瀚，啥时候你有时间了，把我们H部队的故事写本书吧。你看，当年军委一纸命令成立了三支部队，另外两支部队，都有专门写他们的书了，F部队还有电视专题片。我们部队的历史，尤其在兰谷那段历史，再不把它写出来，恐怕就要跟三峡大坝蓄水以后的白鹤梁似的，彻底给湮没了。

他还说：你们那批大学生，八个人吧，七男一女。第二年走了一个，还有七个。你们可个儿顶个儿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啊。比分到F部队和G部队的，哪个也不差。可是人家很多人都成名了，受了表彰，有的当了院士。你们的事到现在也还没外人知道。你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可是我一想起来，心里总觉得对不住你们哪。

老司令说这话是2005年，那年，他已九十岁。身体尚比较硬朗，思维也还清楚。他为什么不自己写回忆录，而是鼓励我写这段历史？

他的解释是：像我这样的老头子，或者是人们所说的“老革命”吧，写回忆录的太多了，太滥了；我又没多少文化，请别人代写有啥意思？你吴瀚不光专业强，又有文才，你个人的经历又比较坎坷，所以我觉着你来写最合适。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这期间我没再去过北京，每到年节都是在C市给老司令电话问候。2005年中秋节的时候他还能自己听电话，但有点儿耳背，我大声喊着跟老人寒暄了几句；2006年再电话拜年时就不是他本人接听了，是和他住一起的小女儿红霞代接和传话。

她说,老爷子听力不行了,脑子也有点儿迟钝了。但你的名字他记得很清楚,一听说是你给他拜年,可高兴了!他还说,曾对你说过让你写本书,你开始写了没有?是不是忘了?

汗颜。老首长竟还在惦记着这事。我以为当初他也就这么一说,只是为了表达一下某种感慨呢。而对我来说,写本书又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呢,人得有自知之明。但我还是让红霞转告老首长:我没忘,只是能力有限,想写也很难。但我一定努力……

自己亲历的那些事情,都是印象深刻,甚至刻骨铭心的。如何把它写成书,就得有点构思,把材料组织一番。我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点名气的长篇报告文学买了一堆回家,看大概是个什么路子,自己有无试上一把的可能;也趁去西部旅游的机会绕道去了兰谷,做过一些采访和资料查证。我当年的一位学生姚伟,现在已是兰谷部队的一号首长。他对我极尽盛情,听到我要就兰谷和H部队的历史写点什么,也大为兴奋。

但是他又提醒我说:很难呀,吴教员。不是没有人来采访过,新闻干事,专业作家,都有人来过。但是最后都没写成,因为写纪实文学一类的东西,保密审查这关很难通过。我们这儿不像别处,大小事情都涉密,基本还是宣传禁区。你要写的话只能是当小说写,不涉及真实地名、装备数据,只讲点儿实际发生过的往事,人们爱听的故事,倒是可以。

姚伟还说:你当年在导弹学院教我们的时候,课上课下讲过的那些故事,我觉得就很有传奇色彩呀,就已经很像是小说情节了。

这话确实提醒了我。H部队迄今没有一本书,并非偶然。这虽让秦司令引以为憾,却也是事出有因,而且这个“因”迄今仍在,我亦无法逾越。那就只有当小说来写。虽然小说我也未写过,却喜欢看。上大学时我读过俄文版的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有当时最为热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都是以过来人的口吻,讲自己的人生故事吗?我虽对这些大

作家难望项背,但我可以向他们学习。那时也读过国内一些比较流行的小说像《林海雪原》、《红日》等等,都是讲作者亲历的战争年代战斗故事;《高玉宝》的作者没上过几天学,却也因为经历丰富而写得生动有趣。

我觉得我也可以试一试。而且我还觉得,若让我像作家那样设计许多人物编织精美架构,自己像个无所不能的神一样一会儿看进这人心里一会儿指使那人说话,我可能干不来;但是用我自己的口吻和视角来讲我的历史,讲兰谷,讲H部队,我还是可以讲上一番的。

那么,我就开始吧。为了老司令的嘱托,为了兰谷,为了H部队,更为了我的融进了共和国核盾牌的那段青春岁月……

第一章

知晓某个秘密,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源自人性深处,那是一种天生的好奇心,也许还有点虚荣心,人们通常都本能地希望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些,尤其是比身边的邻居知道得更多些。这会让你在一旦发生的事件和群体行动中处于有利位置,占据主动;有的人还可以拿自己多知道的一些事情来吹吹牛,别人不知而你知道,这总是一点吹牛的资本。

不过也有一些秘密,当你知道它的同时,就意味着你必须要保守它,不许对别人说起它;不仅不许对别人说起它,甚至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知道它。你参与到这秘密里面来,你就也成了这秘密的一部分,你的姓名,你的工作,你所知道的和做过的一切,都要作为这秘密的不同要素而存放在戒备森严的档案库,尘封在冷冰冰的铁皮柜里,很可能在你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无法为世人所知。这样的秘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想要知晓,还有多少人愿意参加进来。至少,在那年夏天的那个傍晚,我是既经历着这种诱惑,也体验过这种犹豫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充满了神秘诱惑却也让人心里发虚的黑洞洞的大门跟前。

那是1961年6月,我马上要从北大核物理系毕业了。我的专业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前几名,我的志向是将来为国家建设核电站当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让原子能造福于万户千家,给人民带来无尽的光明;或者是进入中科院当一名研究员,搞专业研究,去攀登核物理学术的高峰。那天下午我们系党委孙书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谈

话,先问了我一些学习和生活上的事情,又问我对毕业分配有什么想法。我说了自己的志向,但是我更强调了我会服从学校分配,愿意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我这样说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一点儿也没有虚饰,因为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心里都燃烧着一股理想的火焰,虔诚地认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然我们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学校在分配时总是要给学生“排队”的,会按照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的综合考量,把优秀学生分到更好的岗位和更重要的部门去——只是那时所谓的“好”或“重要”的标准跟现在不同,学校是以能不能真正发挥学生的专业特长、能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来判定的,学生自己也这么认为。

孙书记人很和善,平常跟人说话总是一脸慈祥的笑容,这会儿他却像是若有所思,有一点点凝重。

他说,吴瀚呀,你的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都非常优秀,本来我们是打算把你推荐给中科院物理所的,他们已经确定要从我们系这届本科毕业生里头招两个人。但是军队的H部队也来我们这里挑人了,对你的情况表示满意,想要你过去。人家很客气,说是得先问问你本人的意见,愿意不愿意去,绝不会勉强。

听孙书记这么一说,我才想起前几天有两位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的人在我们教学楼前晃悠,有一回还在课外活动时跟我们辅导员老师说些什么,眼睛往我们正在玩球的篮球场上瞄来瞄去。

“这个H部队,他们是从从事什么工作呢?”我问孙书记。

“不知道。人家只说是保密单位。”孙书记笑了笑说。

“我去那里做什么呢?搞科研?教学?还是……”

“也没说。估计应是和你专业有关吧,不然干吗来我们系挑人?”

“那,他们单位在哪儿?”

“不知道。”

倒不是“一问三不知”,仨问题,俩半不知。只有那半个还带有

猜想性质,即专业应该是用得上。这叫什么事儿!

孙书记说,我能说的就这么多了,这件事情要靠你自己拿主意。而且就连这件事情本身,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都不要再对任何人讲。你想好了就给我回个话,如果愿意呢,军队的领导才会和你本人接触。

所以那天傍晚我在未名湖边上一个人溜达了好半天,想这件事情,想着怎么跟孙书记回话。想这个H部队到底是怎样一个神秘部门,可能会是干啥的。当然这后一个问题想也是白想,孙书记这级别的领导,还是老革命,人家部队的同志都不向他透露一点情况,岂是我这年轻学生的脑子能想象出来的?但越是这样越让我感到十分神秘,越有想撞进这道门槛去里头瞅上一眼的冲动。毕竟,人家是在这么多学生中选中我的。被一种对于你来说高高在上的神秘权力所挑选,总会让人有一种优于常人的自豪感吧。

不过,若仅仅是就这件事情让我考虑,就事论事,也许我不至于有这些犹豫。我并不是个拖泥带水的人。当时让我在那湖边上走来走去、徘徊不定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我的一位女同学,也可以说“准女友”,沈延娜。

沈延娜是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挺拔的鼻梁和曲线分明的嘴唇都透着古典美的韵味,微笑的时候还现出一对明显的酒窝,一双外眼角微微上挑的丹凤眼更是很撩人也很有英气,所以在美女众多的外语系也堪称“系花”了。可能是跟她的外语专业有关吧,她说话、举止,显得十分优雅,很有些大家闺秀的风范,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都是国务院某部委的高干,而且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我们最初认识也算是“不打不成交”,是因为我们两个系的男生比赛篮球时,我们把外语系打得一败涂地,当然也就打得她这个拉拉队长很没面子,所以她对我这个得分占到全队一半的家伙是又忌恨又仰慕,印象甚深。后来我们都成了学生会的干部,我从大三时开始当体育委员,她比我早一年就当文艺委

员,常在一起活动,彼此就更熟悉了。虽说学校有规定,学生之间不准谈恋爱,可这男欢女爱是人的本性啊,到一定年龄这本性总会跳出来,惑乱心扉,让人心猿意马,只不过有的人表露得较为直接有的人掩藏得比较好一些罢了。我们同学间明着暗着谈对象的人不少,老师们基本上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生不举,师不咎。我自己大概算得上掩藏得比较好的那种人吧,我对漂亮女生虽然也会心有所动,但不会贸然行动,甚至不会形于表情。因为我对自己的专业还是很有兴趣,对成为一名核物理学家或核应用方面的专家还是蛮有抱负的,当时主要还是想着抓紧时间学习,好好做学问,没工夫去卿卿我我,花前月下。有点闲空或者想放松一下身心时,我宁可到篮球场和乒乓球台前折腾一阵,出身臭汗,发泄一下过剩的精力。后来我想,可能恰恰是我这种自身条件不错却又比较冷傲的态度,反而引起了一些女同学对我的青睐,其中就包括沈延娜。有好几回在学生会活动之后,她颇表现出想跟我单独聊一聊的意思,有时还问我一点儿核物理方面的问题,我知道她的兴趣应该不是关于核物理吧,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每逢这时,我都出于“避嫌”的考虑,应酬几句后便委婉地躲闪开了。应该说我从心眼儿里还是蛮喜欢这姑娘的,却对其向我示好的真实心态没有太大把握——她是确实认为我不错,想交这个男朋友乃至日后结为连理呢,还是像有些漂亮女孩似的,用“征服”未主动跪拜于裙下的男人来证明自己的魅力?而一旦这男人被征服了,神魂颠倒地喜欢上她了,她却又会兴趣索然,翩然他顾。

如果她是这样的女孩子,我可不想充当这样的男友,不想成为她的猎物。

我还知道外语系她的同学中,热烈追求她的不乏其人;和我同系的詹大伟,一个高大帅气的北京籍男生,据说也曾给她写过情书。我不知她为何没看上詹大伟,这小子论个头论长相论家庭条件,一点儿不比我差呀,除了专业成绩略逊于我。但我知道真正聪

明的姑娘是不会在意这几分之差的，她是找意中人，不是招研究生。

我感觉到她喜欢我，但不知道我有何德何能令她喜欢，又不知道她是怎样一种恋爱态度，这便是我一直故意装傻、迟迟未领其情的原因了。

直到有一天，她兴冲冲地跑到我们宿舍来找我，对我说她有两张“内部电影”的观摩票，在政协礼堂放映，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看。这是当时给一定级别的高干们的一种“待遇”，有时也就扩大到他们的子女了。这次放映的片子是美国电影《乱世佳人》，根据米切爾的名著《飘》改编的。“听说很不错的，不看你会后悔呀。”她甜甜地笑着说，大眼睛一忽闪一忽闪的。

对一个已如此直率地向我示好的美丽姑娘，我再矜持作态就没意思了，自己也会瞧不起自己。

于是我就跟她去看电影了。片子拍得真好，让我大开眼界——原来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这样的艺术，能这样吸引人、打动人啊。可是这么好的电影为什么只有高干和他们的子女才有份儿看呢？他们比我们普通人还多享受哪些“待遇”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平等？这种情况下，我和沈延娜能是一种平等的、纯洁的恋爱关系吗？这又让我心中充满了疑惑，还有些忐忑。

对她本人我确实还是很有好感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除了她那出众的漂亮和优雅的气度让我不可能不动心之外，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释出的善意也已经由量变形成质变，让我心防顿消，只存感激。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个纯真善良的姑娘，不像是工于心计，为了“征服”而使用手段。可是，好感归好感，善意归善意，一旦认真考虑起要跟她建立恋爱关系了，我还是感到有些犹豫。让我犹豫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两个人家庭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正是由观摩这“内部电影”而生发出的诸般感慨。我若和她交朋友，会不会被同学好友认为是“攀高枝儿”？我父亲只是长春铁路局的一个普通

职员,母亲是小学教师。在我的家乡吉林,小户人家女儿嫁到身份高的人家是正常的,会被认为是女孩优秀,是这家人修来的福分;而普通人家的儿子娶豪门大户或是官员的女儿,就会被叫作“攀高枝儿”,是想要走升官发财的捷径。虽然这说法不一定公允,虽然也有很优秀的男人是靠自己本事和魅力吸引了女方成为乘龙快婿,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也证明了主要是凭自身能力获得进步,但这种“瓜田李下”之嫌却一辈子都很难撇清。传统观念和舆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后来沈延娜又两次约我去看内部电影,我都没去。当然我是推说有别的事情,婉言谢绝了,我想她应该能觉出我的意思了。但这姑娘是个很执著的人,并不愿意轻易放弃,我的婉拒和回避反倒越发激起了她的热情。她可能误以为我是出于性格上的谨慎,出于老实守规矩,不愿意在当学生时就明确这种关系。所以到了快要毕业时,有一天她突然托我们班一位女生赵燕琼交我一封信,那信上就写得很明白了,表白了一番对我的好感,问我是否对她也有同样的好感。她还说她希望我能留在北京工作,如果需要她帮忙的话她一定会尽力。

“虽然以你的优秀表现,仅凭正常分配也有可能实现你的愿望,但有些事情你是无法完全了解的,有些机会你是无法自己获取的,我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她在信里这样写道。

唉,这个痴情的女同学啊。我完全明白她是出于好意,然而也正是她的这番好意刺痛了我,伤了我本来就敏感的自尊心。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沾上攀龙附凤之嫌,她却恰恰在拿这样的前景来说事,来引诱我、打动我。通过这封信,或者说经她这么一强调,我更感觉到我俩不是一个层面的人,我不会和她发展什么进一步的关系了。

说实在的,这样的想法让我心里也很痛苦。因为我知道我将要放弃的确实是位好姑娘,此番罢手,很可能今生再难寻觅像她这样的美女加才女了;而她自己却不知道甚至也无法想象出我回避她

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这对她不公平。但是,在感情这把可以斩获也可以伤人的双刃剑面前,我最终还是选择用理性的鞘把它包藏起来,我知道如果不这样藏起,日后很可能会更深地伤了她,也伤我自己。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长痛不如短痛。

可是该怎么跟她说呢?赵燕琼交给我信时还留下话,让我今晚务必给她一个回音。“或者你直接跟沈延娜联系,别老让人家等着。”

那么,我就用眼前这件事情做借口?这倒也是个不错的借口。我给沈延娜简单写了几句话,意思是H部队来我们系招人,挑中了我,我也下定决心,准备从军去了;瞻念前途,工作,事业,一切还在未知状态;我觉得年轻人应该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干一番事业(这里我隐含了对她的提议的些许不满),等等。所以,我不打算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还望你能理解……

信已写好,就在我兜里揣着,但我没去找赵燕琼。我也还没最后拿定主意去不去孙书记办公室。我在未名湖边上走来走去,从西头走到东头,再从东头走向西头,心事重重。这看起来像是有点儿优柔寡断,其实却正是因为我非常自信。我知道只要我向孙书记表态,H部队就肯定是能去的,纵然它很神秘,条件很严格,但我家庭历史清白个人表现优秀,能挑出什么问题?我也知道我只要对沈延娜说声我愿意,她一定会很高兴,而且在外人看来这会是挺美满的一对。但是正因为有这种充分的自信,我才必须得在事先思来想去。

我得把自己想明白了——我到底想要什么?

最终我去了未名湖西北角上的办公楼。上楼梯时我遇见詹大伟,这让我有些意外,看他心事重重又有点神秘兮兮的样子,我猜有可能和我是一回事吧。但孙书记并没对我说起过我们系还有谁也被部队选中,可能也是保密要求吧。詹大伟脑子很聪明,专业学

习一直很努力,政治表现也积极上进,大二时就成了党员,比我入党还早一年。如果他也是被部队挑中,是来找书记表态,不知他表的是什么态度?我看他脸上竟像飘了愁云似的。算了,别人的事就不去想它了。我上到二楼,来到孙书记办公室门前,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一下,开始敲门。

然后大步走进去,对书记说:我来向您汇报。我愿意去。

这就等于一脚迈进了H部队的大门。因为正如我先前所料,我体检政审都毫无瑕疵,一路绿灯。部队来招人的干部处李副处长找我面谈后,也显得很满意。他主要问我一些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其实他早已看过档案了,无非再补充点细节和连缀一下总体印象而已。他问我为什么愿意参军去H部队,我说我觉得部队挑中我而没挑别人,肯定是有理由的吧,肯定是国防建设需要我了;我从读中学到上大学都是靠国家助学金一路走来的,我愿意为国防建设尽一份责,出一份力。又问我对于可能会到艰苦环境和艰苦条件下工作有无思想准备,我的回答更是干脆:我觉得是个男人就不能怕苦,怕苦能有啥出息?我在学校除了读书还坚持打球锻炼身体,就是为了对任何艰苦环境都能胜任。最后他还问到我有没有女朋友,如果有,她对这一选择是否支持。我就说没有,语气果断而坦然。他说,好,没别的问题了,你就等通知吧。

这位李副处长也给我留下较好的印象。人长得很精神,大眼睛,双眼皮,很浓重的两道卧蚕眉,虽然脸膛有点儿黑,是风吹日晒的那种黝黑,但是风度儒雅,一看即很面善,问我问题时也总带着微笑。他问完我问题,我看他心情挺好,趁机也问了他一句:咱们部队到底做什么的呀?这时他才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跟先前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令我颇感意外。但他还是用尽量缓和的语气说了句:到该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

我就没敢问下个问题——部队的驻地在哪儿。

那天从孙书记办公室出来后我去找了赵燕琼，把写给沈延娜的回信交给了她。这姑娘人也鬼精，一看我表情就知道大概咋回事了——如果我对沈延娜有意，大概就不用她转这信了。她很替她的姐们儿抱不平，眼像刀子似的狠狠地剐了我一下，随即又换了副悲悯的神情，叹口气说：吴瀚呀，真不知你还要挑啥样儿的？

H部队到底是干啥的？驻地又在什么地方？我去了之后会做什么？李副处长不肯说，听他口气好像是他也没权力说。入伍之事最终确定后，他只是给了我一个地址，让我去那里报到。

地址在市内，海淀区。竟然是在北京啊，我有点意外。去了之后才知道，这里只是部队的一个招待所，H部队的驻京办事处设在其中。院子不大，临街一排平房，中间一座三层小楼，路边绿柳成荫，还有一丛丛的月季、串儿红，花开得正盛。李副处长在迎门的花坛边转悠着等人，见我过来了，笑着招呼了一下，说，就你离得最近，还就你到得最晚啊。就叫一个兵领着我，去平房东头的一个大房间里领服装：咔叽布军装、军帽，白衬衣衬裤、黄绒衣绒裤，解放鞋，胶底布鞋，棉被和背包绳，军挎包，白毛巾，还有个酱黄色的搪瓷牙缸，等等。然后小战士又带我上楼，在二层的一个大房间里，见到了一大帮年轻人。李副处长也已经上楼，在屋里面了，正跟他们闲谈。见我进屋，他招呼着大伙，把我介绍给他们，又把他们向我一一做了介绍：清华大学的冯兆锐；吉林大学的杨士杰、耿平山、印家铭、许秀玉；大连工学院的韩森、张金凯。都是要和我一批到H部队的应届毕业生，加上我，一共是八个人。

“以后，你们就是战友、是同事啦。”李副处长说，“我们这也是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啦。今天是刚见面，大家先相互熟悉一下，以后再慢慢加深了解。”

李副处长介绍他们的时候，我一边挨个儿去握手，一边也打量一下这些未来的战友、同事。潜意识当中是想看看他们有点啥共性

没有,或者说跟我有何相似,可以由此揣度一下这个H部队尽招些啥样的人,有可能是啥情况。当然这只是念头一闪而已,我又不是神仙高人,怎么可能凭一点印象揣度出什么来。

清华的冯兆锐中等个儿,挺壮实,国字脸,脸膛黑得有点发亮,乍看上去很难把他跟大学生身份联想到一起。但是一说话就能感觉到他颇有深度,标准的男中音配着带些山东味儿的普通话,语速不紧不慢,显得十分干练。后来我才知道他酷爱踢足球,黑脸是在球场上晒出来的。大连工学院的两位,张金凯和韩森,给我的印象是高矮和长相皆落差不小;张金凯差不多有一米八五,瘦长脸,深眼窝高鼻梁,很有美男子风范;韩森则顶多一米六五,团团脸,细眉细眼,透着一团和气的憨厚。来自吉林大学的几位,许秀玉是我们这伙人中惟一的女生,我对她也就格外注意些,只见她个头跟韩森差不多高,在女性里面算是不矮了;算不上漂亮,脸盘略宽肤色略黑,但是眼睛挺大,眉毛的外侧明显上挑,眉眼间颇有一股英气;加上她是一头齐耳短发,像是有那么点儿假小子气质。反而她的那位叫印家铭的男同学倒显得有点儿文弱:瓦刀脸,瘦削而白皙,一副黑框眼镜在鼻梁上像是搁不紧似的,一会儿就要用手扶正一下;说话声音也柔,少了些底气。杨士杰是典型的东北小伙儿,一米七多的个子,结结实实,力量充溢,粗犷率性。耿平山是南方江浙一带口音,生得白净,眉清目秀,或许是这些年“东北风”的熏陶,性格上也颇显奔放,说话嗓音虽有点尖,音量不小。

李副处长给我们讲了些注意事项:早中晚各是几点开饭,在这里吃的话直接去食堂打饭就行了,已经跟炊事班交代过了;出这院子要向他请假;去游玩和上街购物要两人以上同行;晚上必须回到办事处住宿,等等。他说,给大家两天时间,你们几位外地来的,以前没来过北京的可以在城里转一转,有亲友在北京的可以去看看亲友。

印家铭悄声嘟囔着说,都坐一天一宿车了,累死了!我可得好